

# 不可靠叙述视角下《长日留痕》中译本比较研究

——以冒国安和冯涛译本为例

窦龙昕 马秀鹏



**摘要:**《长日留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位典型的英国管家史蒂文斯服务于没落贵族的故事,在长达 35 年的工作期间,他极力压抑内心情感,盲目服从和效忠被纳粹利用的达林顿勋爵。本文通过对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在不可靠叙述视角下,对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长日留痕》进行研究,分析两个译本是否成功地重现了原作中不可靠叙述的风格并借此如何塑造和深化人物形象,指出不可靠叙述再现的必要性,探讨不可靠叙述的翻译策略和叙事学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以期为今后的译本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长日留痕》;不可靠叙述;石黑一雄;译本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A Case Study of Mao's and Feng's Translations DOU Longxin MA Xiupeng

**Abstract:**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British-Japanese writer Kazuo Ishiguro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a typical British butler, Stevens, in the first person who suppressed his innermost feelings and was blindly loyal to Lord Darlington for thirty-five years long.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Kazuo Ishiguro's novel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analyses whether the two versions successfully reproduce the unreliability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how the characters are shaped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t also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reproduction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unreliable narration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narratology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unreliable narration; Kazuo Ishiguro; translations

## 1. 引言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于1989年创作了 *The Remains of the Day* 这一长篇小说。以管家史蒂文斯的回忆作为故事的展开,故事中,以6天的驾车旅行作为小说背景板,用第一人称口吻讲述其为达林顿勋爵服务30余载的种种经历。自小说公开发行以来,曾多次在大陆地区出版中文译本,出于对译文质量的考虑,本文选取译林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与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长日将尽》(冯涛译)进行比较研究。

由于《长日留痕》的叙述方式十分独特,不可靠叙述又是该小说叙述方式的一大亮点,因此涌现出了不少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的文章,例如李昆鹏(2010)以《长日留痕》小说为例,分析史蒂文斯在其不可靠叙述中运用的词汇、双重否定句以及插入语三个方面的特征,并探讨这些文体因素对其叙述的影响。刘璐(2010)从隐喻入手对该小说进行分析展现其“朝圣”叙事结构。刘超(2011)在以经典叙事学理论为视角、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上对《长日留痕》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梳理,以此找寻文本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含义。邓颖玲(2016)从回忆的不可靠叙述、回忆的碎片化叙述、回忆的选择性三个方面探讨了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中所运用的回忆叙述策略。石慧(2018)从不可靠叙事者、不可靠叙述以及叙事进程三条轴线分析《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叙述,以探明不可靠叙事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国外而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于1999年发表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通过分析《长日留痕》中的最后一部分《威茅斯》史蒂文斯的叙述,将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不可靠叙述从两大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发展到了三大轴,增加了“知识感知”轴。

即便 *The Remains of the Day* 是石黑一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且不同版本的译文在国内也相继出版,但目前国内对该作品中译本的翻译研究并不充分。王博、李永兰(2018)从长句汉译角度出发,探讨了长句如何通过拆分,以及语序调整策略及其技巧。韩笑(2018)探讨了小说中“banter”这一动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译法,提出了冒国安译本在此方面的瑕疵,并分享了自己的参考建议。郑伟在(2019)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小说中翻译的美育功能。韦喧钧(2019)讨论了石黑一雄八部作品的书名的中文译法,其中包括了分析比较“长日将尽”“长日留痕”两种译名的异同之处。李开妹(2018)选取了冒国安和张淑贞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诺德的功能加忠诚作为理论框架,对冒国安和张淑贞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殷思莉(2018)以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为视角,通过比较张淑贞和冒国安两个中译本,从功能对等中词汇、句子、篇章三个方面来分析两位译者在保持原文含义及风格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曾慧(2020)选取了冯涛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案例分析法来探讨翻译转换理论在译文中的运用。

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目前针对 *The Remains of the Day* 中译本的相关研究多从微观层面的具体翻译问题入手,如词汇、句法等方面。而宏观层面却有所欠缺。此

外,文学、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联系不足,依据现有文献,笔者仍未发现将此小说的文学内涵、叙述特色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论文;而将叙事学与中外名著译本的比较分析的结合已有先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如《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研究与叙事理论的结合等,这种将文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加深了译者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也为翻译实践和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 2. “不可靠叙述”的界定

在近现代小说叙述方式中,不可靠叙述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不可靠叙述”的概念首先由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出自1961年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之后,“不可靠叙述”这一词的受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并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两种互为对立的情况:即修辞性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修辞性方法的代表人物是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而认知(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则是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和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修辞性方法在不可靠叙述定义上,把重点放在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上,在阐述叙述距离时,布斯指出:“由于缺乏更恰当的术语,当叙述者所说所做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Booth, 1961)<sup>158-159</sup>。认知(建构)方法则是把不可靠叙述的定义重点放在了读者角度,“雅克比将不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整合机制’”(申丹,2011)<sup>135</sup>。同时,雅克比认为读者总是能通过一些机制对叙述者的可靠性与否做出假设,这些机制即“存在”“功能”“文类”“视角”“创作”等五种机制。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修辞性方法。

在“不可靠叙述”概念中,布斯提出并区分出了两种类型:一是“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叙述;二是“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前者是主体对事实进行错误的理解和传递,而后者则是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可能会出现偏差并最终导致其在叙述事实时的不可靠。布斯的学生詹姆斯·费伦进一步充实并发展了布斯的不可靠叙述理论,他将不可靠叙述由两大轴发展到了三大轴,其中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以这三大轴为中心类型,发展并区分出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次级类型:以事实/事件轴为中心发展出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两种次级类型;以价值/判断轴为中心发展出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两种次级类型;以知识/感知轴为中心发展出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类型。费伦对其理论的完善,使得在分析文本或人物形象时更具操作性和全面性。

## 3. 不可靠叙述视角下《长日留痕》中译本比较

小说中的主人公史蒂文斯人到暮年,在他的这部类似日记般的回忆录中,他追述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叙述以“尊严”为圆心,以工作、爱情、

生活等多方面为半径,展示出一个与达林顿勋爵、肯顿小姐和父亲的关系图景。在他逐步展开的叙述中,读者很快发现,当很多重要的人物和事情在被叙述者叙述时,叙述者经常会出现与作者价值取向不一致甚至相左的道德判断:他的主人与纳粹集团暧昧的关系,他与父亲僵硬而又尴尬的关系,他对同事肯顿小姐感情的压抑,他职业信条中对“尊严”的过分崇拜,等等。然而在叙述中他多次通过语言对其所处困境遮遮掩掩,总在试图说服读者、安慰自己。申丹(2006)认为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能构成正确的判断。所以在译者进行翻译工作时,应与具体的语境相结合进行多元翻译,以更加灵活的方法来表现叙述的不可靠性,为读者拓展出更多元的解读空间,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理解和体会原文叙事的妙趣。

### 3.1 工作场景中的不可靠叙事再现

史蒂文斯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唯一的叙述者。在小说开始,史蒂文斯自述自己必须西行去拜访肯顿小姐的原因是这样表达的:

例(1)

原文:So then, there seems little reason why I should not undertake my motoring rip to the West Country ... But all in all, I can see no genuine reason why I should not undertake this trip. (Kazuo, 2015)<sup>17</sup>

冒译:于是乎,我似乎再没有丝毫的理由不驾车到英格兰西部去旅游了……终归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借口来放弃这次旅行。(石黑一雄,2003)<sup>13</sup>

冯译:事已至此,我似乎也就再没什么理由不正式启动我前往西南诸郡的驾车出游计划了……总之一句话,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理由不进行这次计划中的远行了。(石黑一雄,2019)<sup>16</sup>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人公史蒂文斯流露出此次西行的主要动机是个人的情感需求,是对昔日女管家的留恋,属于不可靠叙述中事实轴上的错误报道,对事实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和传递;而非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出于工作关系,合情合理。从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蒂文斯用了冗余的语言和多重否定来表达极少的信息,也展现了他思维的混乱和承认事实真相及面对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不情愿。冒译和冯译在翻译中对“little reason”和“not undertake”的翻译有所不同,冒译为“似乎再没有丝毫的理由”“放弃”,而冯译为“似乎也就再没什么”“不进行”,后者削弱了叙述者的否定语气,为读者解读不可靠叙述留下了空间,而冒译更加强了叙述者的否定语气,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表现原文的不可靠叙述。

例(2)

原文:“Stevens, are you all right?”

“Yes, sir. Perfectly.”

“You look as though you’re crying.”

I laughed and taking out a handkerchief, quickly wiped my face. “I’m very sorry, sir. The strains of a hard day.” (Kazuo, 2015)<sup>79</sup>

冒译:“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没事,老爷。真的没事。”

“你看起来好像在哭泣。”

我笑了笑,掏出了一块手绢,迅速地擦了擦脸。“十分对不起,老爷。那是劳累一天极度紧张的痕迹。”(石黑一雄, 2003)<sup>103</sup>

冯译:“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没事,先生。我很好。”

“你看起来好像哭了。”

我笑了笑,掏出手帕迅速地擦了擦脸。“非常抱歉,先生。是劳累了一天,太紧张了。”(石黑一雄, 2019)<sup>102</sup>

文中史蒂文斯以“极度紧张”为由搪塞了达林顿勋爵的疑问,史蒂文斯否认自己流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史蒂文斯对自己流泪的事实是有所察觉的,但出于维护自身尊严与管家形象的目的,刻意在叙述中向读者隐瞒自己流泪的事实;二是史蒂文斯未能察觉出自己流泪的事实。若是第一种,其属于叙述的不可靠类型中的:事实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价值上的错误判断。正是因为他对“尊严”的错误理解及对人生价值的错误定位,导致他自欺欺人,故意向读者隐瞒自己流泪的事实,表现史蒂文斯虚伪的人物形象;如若第二种,史蒂文斯已经在事实轴上做到了尽可能的可靠,其叙述的不可靠类型则属于对个人情感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判断。因此该例明显是不可靠叙述,通过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标准上的冲突和对立实现反讽的修辞效果,突出对史蒂文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冒国安和冯涛对原文最后一小句的处理略有不同,原句中史蒂文斯用十分简洁凝练的语言“The strains of a hard day”向达林顿勋爵传达了自己流泪的原因,冒译为“那是劳累一天极度紧张的痕迹”,短小简洁,与原文的语言风格相一致,并还原了史蒂文斯当时想要极力回避事实真相,不愿多言的心理状态,恰当地传递了叙述者的意图,也为读者结合下文体会不可靠叙述留下一定的解读空间;但冯译将一句话拆分了为了两小句,不免显得有些多余,不利于读者解读史蒂文斯这一人物形象。

例(3)

原文:“... each of us harboured the desire to make our own small contribution to the creation of a better world, and saw that, as professionals, the surest

means of doing so would be to serve the great gentlemen of our times in whose hands civilization had been entrusted.”(Kazuo, 2015)<sup>86</sup>

冒译:“我们每一个人均有强烈的欲望去为创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清楚地认识到,于我们这一行的人实现这一目标最可靠的途径是效力于我们时代的那些伟大的绅士们,因为他们手中掌管着文明。”(石黑一雄, 2003)<sup>115-116</sup>

冯译:“我们每个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渴望,愿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略尽绵薄,做出贡献;我们也都认识到,身在我们这一行,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途径就是效命于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重任的伟大的士绅。”(石黑一雄, 2019)<sup>113</sup>

这句话中,史蒂文斯用“each of us”来拉近他与读者的叙述距离,使他的陈述更加合理化,但事实上,这种陈述无疑是有问题的,石黑一雄在谈到对于此类代词的应用时解释道:“史蒂文斯在叙述中认为他的对象指的是另一名管家。他无法将叙述对象设想为来自他个人世界以外的人物……我想利用这一点使人们看到史蒂文斯视野的狭隘性。”(Shaffer, 2008)<sup>151</sup>史蒂文斯的视野很狭窄,脱离不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误将管家的事业比拟于世界上的任何职业,其属于叙述的不可靠类型中的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这里作者通过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凸显了史蒂文斯保守愚昧的人物形象。

在翻译上,冒译和冯译对“desire”的处理都十分恰当,“强烈的欲望”和“渴望”都反映出主人公服从于达林顿府的忠心与决心;而冒译对“in whose hands civilization had been entrusted”采取了直译的方法,特别是“掌管”一词强有力地揭露了史蒂文斯根植于内心的固执愚昧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任人摆布的棋子的残酷现实的荒谬对比。在冯涛的译本中,绅士们“肩负着当代文明的重任”,这个表达对原文中“in whose hands”进行了改动,语气相较微弱,不利于表现主人公性格和凸显史蒂文斯以“尊严”为核心的价值观;而冒国安还原并加强了原文叙述的不可靠性,增大了读者的解读空间,对塑造人物性格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例(4)

原文:“I’m sorry, sir, but I cannot see that his lordship is doing anything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highest and noblest. He is doing what he can, after all, to ensure that peace will continue to prevail in Europe.”(Kazuo, 2015)<sup>164</sup>

冒译:“对不起,先生,可我看不出勋爵阁下除了从事最崇高、最宏伟的事业之外还会做其他任何事情。总而言之,他正尽其所能以确保和平将持续地遍及欧洲。”(石黑一雄, 2003)<sup>222</sup>

冯译:“很抱歉,先生,可是我看不出爵爷的所作所为当中哪怕有一丝一毫

不够高尚的地方。毕竟,他在尽其所能,确保欧洲能继续维持既有的和平。”  
(石黑一雄,2019)<sup>216</sup>

上述对话发生于史蒂文斯服役于达林顿府最后一次接待重要政治人物的活动中,达林顿勋爵的教子卡迪纳尔先生设法努力让史蒂文斯看清这次秘密会谈的本质和雇主对于其追求和平原则的背道而驰,但无论卡迪纳尔如何劝说,史蒂文斯此时为了维持作为管家的“尊严”依然在表面上不为所动,处处为雇主辩解。作为读者,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知道达林顿勋爵在人生后期被德国纳粹分子所利用,不知不觉地成为帮助纳粹上台的工具,变成了众人所“唾弃”的对象,并且史蒂文斯在前文中已透露了内心对达林顿勋爵帮助德国之事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回忆这些话时,在我看来,达林顿勋爵的许多主张在今天当然似乎是相当古怪的——有时甚而是不讨人喜欢的。”(石黑一雄,2003)<sup>196</sup>这句话间接地反映出了史蒂文斯内心已默认其他人对达林顿勋爵的评价。但他依然在叙述中向读者传达出达林顿勋爵所从事的是“最崇高、最宏伟的事业”,在事实/事件轴上进行了错误报道,显然史蒂文斯对勋爵的评价是不可靠的,不仅与事实本身相悖且与隐含作者对达林顿勋爵的评价也不相符合。

在具体翻译中,冒国安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将原文中“highest and noblest”直接翻译成“最崇高,最宏伟”,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并且增译了“事业”一词,表现出史蒂文斯对主人的所作所为给予高度的赞赏,大大加强了原文叙述的不可靠性,凸显了史蒂文斯性格中虚伪和固执。而冯涛将两个形容词最高级翻译为“看不出有一丝一毫不够高尚的地方”,弱化了史蒂文斯对于主人盲目崇拜的程度,“所作所为”也未能体现出史蒂文斯对于达林顿勋爵极其正面的评价;此外,两者对“prevail”的处理也明显不同,冒国安翻译出了该词本身的意义“遍及”,与原文所言之意十分贴切,还原了原文不可靠叙述特点,而冯涛却译成“维持”,降低了该词本应具有**的强度、深度和广度**,淡化了原文主人公的情感色彩和史蒂文斯表里不一的性格特征,不利于表现原文的不可靠叙述。

### 3.2 个人情感中的不可靠叙述再现

例(5)

原文:“He has asked me to marry him. I thought you had a right to know that.”

“Indeed, Miss Kenton. That is very interesting.”

“I am still giving the matter thought.”

“Indeed.” (Kazuo, 2015)<sup>156</sup>

冒译:“他要我嫁给他。我想过你有权知道这件事。”

“那是当然的,肯顿小姐。那真叫人开心。”

“我现在仍在仔细琢磨这件事。”

“那是当然的。”(石黑一雄,2003)<sup>211</sup>

冯译:“他已经向我求了婚。我想您有权知道这件事。”

“的确,肯顿小姐。这是件很让人高兴的事。”

“我还在考虑是否答应。”

“是吗。”(石黑一雄,2019)<sup>206</sup>

上述对话发生于达林顿府最后一次举办具有官方性质会议的当晚,肯顿小姐即将赴约与本恩先生会面,紧接着下文可知,肯顿小姐在离开达林顿府去订婚之前曾多次暗示史蒂文斯,如果史蒂文斯稍微给肯顿小姐点鼓励,她便会拒绝与贝恩先生订婚:“史蒂文斯先生,你是希望我今天晚上仍坚守工作岗,我能这样理解吗?”(石黑一雄,2003)<sup>212</sup>史蒂文斯知道肯顿小姐外出是为了订婚之事,内心很希望肯顿小姐留下来,但他并未按内心的想法去挽留爱人,强忍内心的悲痛、矛盾与纠结祝肯顿小姐外出愉快、婚姻幸福。一直以来,史蒂文斯将发生在男管家与女管家之间的爱情视为私通,并错误地认为“这类私通事件对府内井然的秩序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威胁。”(石黑一雄,2003)<sup>48</sup>这属于感知轴和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是对发生在男女管家之间的爱情不充分解读,是狭隘的爱情观。即便在同一宅邸内,相爱的男女管家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也会获得相应的幸福。小说中利萨和副男管家的相爱与结合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与史蒂文斯僵硬刻板、不可靠的爱情观形成鲜明对比。

在翻译中,两位译者都将原文的“interesting”翻译成“开心”“高兴”,而非直译为“有趣”;“interesting”内涵丰富,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斯认为求婚一事很有趣的真实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因此该词的运用贬义褒义皆有可能;但两位译者都认为史蒂文斯的态度是高兴的而非讽刺之意,这一处理方式更加有力地揭露了史蒂文斯表面愉悦与内心悲痛的荒谬对比,有利于体现原文不可靠叙述的特点。然而对肯顿小姐仍在考虑的回复上翻译截然不同,原文仅仅用“indeed”一词作为回答,冒国安采取了与原文意思十分贴近的“那是当然的”,却流露出史蒂文斯不愿肯顿小姐答应求婚的真实意愿和倾向,此举不利于原文不可靠叙述特点的呈现,大大缩小了读者的解读空间;而冯译“是吗”更加灵活,充满不确定性,为读者留下更多猜测和解读主人公心理状态的空间,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不可靠叙述。

### 3.3 日常生活中的不可靠叙述再现

例(6)

原文 Then, lowering her voice, Mrs Wakefield had said: “But tell me, Stevens, what was this Lord Darlington like? Presumably you must have worked for him.”

“I didn't, madam, no.”



.....

I considered the situation for a moment, then said: "I'm very sorry, sir. But it is to do with the ways of this country." (Kazuo, 2015)<sup>91-92</sup>

冒译:接着,韦克菲尔德夫人降低嗓门说:“那告诉我,史蒂文斯,这位达林顿勋爵是什么样的人?推测起来,你肯定曾为他工作过。”

“我没有,夫人,绝对没有。”

.....

我对当时的情形斟酌了一会儿,而后说道:“很抱歉,老爷。这事与本国的传统习惯有关。”(石黑一雄,2003)<sup>123-135</sup>

冯译:接着,威克菲尔德太太刻意压低嗓音道:“不过请跟我说说,史蒂文斯,这位达林顿勋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想必肯定是为他工作过的。”

“没有,夫人,我并没有。”

.....

我权衡了一下当时的情势,而后说道:“我深表歉意,先生。不过我这么做是出于本国传统礼俗的考虑。”(石黑一雄,2019)<sup>120-121</sup>

随着时代变迁,当达林顿勋爵成为举国唾骂的对象后,史蒂文斯便没有勇气和能力面对承认事实之后社会舆论带来的鄙视与指责,所以当史蒂文斯带领其主人的上流社会圈内好友韦克菲尔德夫妇对达林顿府进行全面的参观时,当被问起是否曾在府内工作一事,他便竭力否认自己曾是达林顿府的管家或认识达林顿勋爵,这与事情的真相大相径庭,在事实轴上进行了错误报道,与隐含作者的规范并不一致,并且为自己的懦弱与逃避辩解道:“避免任何令人不快之事的最简单的方式,我愈是认真地对此进行思索,便愈发认为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站得住脚的解释。”(石黑一雄,2003)<sup>126</sup>紧接着,面对新雇主为什么要隐瞒事情真相的质问时,史蒂文斯依然不愿也不敢面对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愧疚与不安,利用“出于本国传统习惯”这一借口搪塞过去,又一次欺骗了新雇主和读者。所以史蒂文斯此处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他在麻痹自己,欺骗自己以减少内心的不安与惭愧。

具体翻译实践中,当韦克菲尔德夫人推测史蒂文斯肯定在达林顿府工作过时,冒译的“绝对没有”简短有力的四个字反映出史蒂文斯内心的果断与坚决,强化了原文叙事者语气的否定态度,能够帮助读者发现此处不可靠叙述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便于读者发现史蒂文斯不可靠叙述的蛛丝马迹,大大增强了原文不可靠叙述的效果,使得主人公“自欺者”形象更具张力和反讽效果。相较而言,冯译“我并没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文不可靠叙述的风格,但语气微弱,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标准上的冲突和对立实现的反讽效果并不如冒译来的强烈。在第二次欺骗中,冯译将原文“But it is to do with the ways of this country.”翻译为“不过我这么做是出于本国传统礼俗的考虑”,将事件主语“it”替换成第一人称“我”,为原文的客观事实增添了一抹主

观色彩;“to do with”译为“出于……的考虑”不免显得有些啰唆,与原文含蓄节制的叙事风格有一定的出入,影响了读者阅读体验的自主性并与原文想要表达的内涵也有所偏离,译出语也未能和原文简洁明了的风格一致。冒国安则采取了“直译”的方法,一一对应,很好地再现了原文不可靠叙述,为读者留下了一定的解读空间。

#### 4. 结语

本文以不可靠叙述的相关理论为中心理论,采用译本对比分析和例证两种方法,通过对《长日留痕》冒国安译本和冯涛译本中的代表性实例进行比较式分析,发现两个译本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作中不可靠叙述的特点,但在阅读效果上,冒国安的译本在总体上比冯涛译本的表现力度更强,在还原叙述风格上略胜一筹。

此外,不可靠叙述的再现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译者通过还原原作中的不可靠叙述,表现叙述的不可靠性使得史蒂文斯的形象具有很强的阐释张力;冒国安通过呈现原作中大量不可靠叙述,成功地塑造了史蒂文斯迷失自我者的形象:沉湎于追求尊严从而变得固执而虚伪,同样也自欺、愚昧保守;同时为读者提供解读人物形象和主题的重要线索。

“鉴于不可靠叙述在原文中难以觉察,译者翻译时有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尽量给读者留下一定的交际线索或解读空间,尤其体现在译者对一些细节的灵活处理上。”(冯全功,2012)不可靠叙述因其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不一致,含蓄晦涩,而令读者不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并领悟其中的内涵,只有对叙述者叙述和隐含作者规范进行“双重解读”才能把握其中意味。作为译者有责任对原文的叙事风格和特色先做好功课,做好整体把握,结合上下文细心体味,尽量为读者创造解读空间。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则需敏锐观察出原文的不可靠叙述,发挥译者主动性,必要时增添提示性的词语来凸显不可靠叙述所带来的反讽修辞效果或加强不可靠叙述性来还原风格,切勿对原文进行过度解读,妨碍读者阅读的自主性,把握好尺度至关重要。

#### 参考文献:

- 冯全功,2012. 叙事学视角下《红楼梦》中话语英译对比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5): 95-102.
- 冯全功,张慧玉,2011. 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J]. 红楼梦学刊(6): 27-44.
- 李昆鹏,2010. 论不可靠叙述的文体特征:以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为例[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9-13.
- 李红梅,张丽云,2014. 《红楼梦》中的不可靠叙述及其英译研究[J]. 理论观察(12): 112-114.
- 李彧娟,2013. 《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叙述分析[D]. 北京:北京大学.
- 石黑一雄,2003. 长日留痕[M]. 冒国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石黑一雄,2019.长日将尽[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申丹,2006.何为“不可靠叙述”? [J].外国文学评论(4):133-143.
- 申丹,2002.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J].中国翻译(1):11-15.
- 申丹,2009.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BOOTH W,1961.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KAZUO I,2015. The Remains of the Day[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 SHAFFER B W,1998.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M].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个人信息:

窦龙昕,女,1998年7月生,江苏盐城人,南京农业大学硕士,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马秀鹏,男,1972年9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